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1

C-61
5-1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一九七八年第一辑

(总内第1辑)

北京·1978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	编辑
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	
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
北京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

统一书号: 3071·310 定价: 0.67元

内部发行



国外社会科学

著作提要

一九七八年第一輯 目 录

哲学、社会学

(保)T·巴甫洛夫:《哲学和科学》	1
(苏)И·斯捷潘年等:《哲学和现时代》(纪念米丁院士 七十五周岁专集)	2
(苏)M·米丁:《现代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对社会学 社会政治观念的批判)》	6
(苏)M·罗森塔尔:《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著作中 的辩证法》	9
(苏)Г·格列则尔曼:《阶级和民族》	14
(东德)X·雷伊等:《对康德的现代解释》(马克思列宁 主义康德学论文集)	18
(保)Г·顿切夫:《论黑格尔发展的分期》	20
(保)П·丹切夫:《美学》	21
(苏)A·季塔连科主编:《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24
(保)B·维切夫:《论道德关系的特点》	28
(英)J·K·雷依诺利茨:《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实践” 哲学》	30
(捷)哲学和社会学研究所:《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和 意识形态(对其某些观点的批判)》	32
(波)J·鲍尔戈沙:《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34

(苏)Б·别索诺夫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哲学(批判 概论)》.....	36
(苏)Д·鲁卡诺夫:《处在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死胡同 (20世纪美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概论)》.....	41
(捷)Л·格尔扎尔等:《捷克哲学发展中的意识形态 斗争》.....	45
(美)D·马丁德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社会学》.....	47
(西德)V·万贝格:《社会学中的两个派别(社会理论中 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49
(苏)B·鲍夫什:《关于未来的“社会工艺学”:幻想和 神话》.....	51
(苏)B·图加林诺夫等:《预见和现时代》.....	54
(苏)A·阿维里亚诺夫:《系统:哲学范畴和现实》.....	58
(苏)B·库兹明:《马克思的理论和方法论中的 系统性原理》.....	61
(苏)Я·阿斯金等主编:《关于科学知识系统的分析》.....	64
(苏)Э·基鲁索夫:《“社会——自然”系统(社会生态学 问题)》.....	66
(苏)M·布迪科:《全球生态学》.....	69
(英)Дж·李约瑟:《历史和人类价值(从中国人的 观点来看世界科学技术)》.....	71
(苏)C·舒哈尔津等:《科学技术革命(一般理论问题)》.....	73
(苏)B·马拉霍夫等:《科学技术革命过程中的哲学》.....	77
(苏)A·泽尔曼诺夫:《科学技术革命的方法论问题和 世界观问题》.....	81
(苏)A·普洛特尼科夫:《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 科学技术革命》.....	84
(苏)H·普列汉诺夫:《科学变为生产力的辩证法》.....	86

(苏)B·阿博尔津：《科学技术革命的资产阶级观点 批判》	89
---------------------------------------	----

经 济 学

(苏)P·伊瓦诺娃：《科学技术革命和苏联社会劳动 的发展》	94
(苏)B·格罗麦卡：《科学技术革命和现代资本主义》	99
(苏)B·祖勃恰尼诺夫：《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 科学活动和技术进步》	104
(苏)H·库利鲍弗斯卡娅：《科学技术进步的预测和 测定》	108
(苏)P·别洛乌索夫等主编：《完善生产管理与提高它 的效率》	112
(苏)A·奥尼辛科主编：《农工综合体（发展和最优 职能问题）》	116
(苏)Г·波波夫：《有效管理（发展远景）》	119
(苏)B·叶利谢耶夫：《全苏工业联合公司的管理 （研究生产管理规律的系统论）》	122
(苏)B·什童久克：《联合公司和工业管理》	125
(苏)K·杜勃洛夫斯基等：《生产联合公司的科技 发展管理》	129
(苏)П·布尼奇：《管理、经济杠杆、经济核算》	132
(苏)Л·伊文科等：《美国：管理的组织问题》	135
(苏)E·卡佩梁：《生产力：结构、职能、类型》	138
(苏)A·古兹尼亚耶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对象问题（理论、历史、方法论）》	142
(塞内加尔)L·桑戈尔：《非洲与新国际经济秩序》	146
(西德)A·兰佩尔等：《新国际经济秩序》	148

PH·利森：《新国际经济秩序》	150
-----------------------	-----

史 学

(美)L·克莱德尔：《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亚细亚 生产方式(它的起源、发展和对它的评论》	153
(土耳其)Y·塞尔泰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及 对奥斯曼历史的解释》	160
(阿尔及利亚)A·杰格鲁尔：《殖民地化前夕阿尔及利亚 的社会制度》	162
(法)P·维埃：《伊朗的封建制度和国家》	164
(日)吉田晶：《亚细亚公社和古代专制国家(关于重新 研究日本古代专制国家的历史)》	168
(苏)O·瓦伊施坦：《哲学、史学、社会学》	170
(苏)B·伊万诺夫：《列宁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的 方法论和方法》(通史专修班资料)	173
(苏)Л·斯克沃尔佐夫：《历史与反历史(对资产阶级 历史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176

文 学 理 论

(苏)A·叶戈罗夫：《艺术上的列宁主义党性原则在 当代的作用》	181
(苏)Л·马尔科夫：《真实地描写生活的历史地开放性 体系(论近几年来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问题中的若干新观点)》	184
(苏)Л·雅基缅科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现代问题 ——方法的美学实质》	187
(苏)A·梅特钦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正在扩大的 可能性和理论上的争论》	190

(苏)C·彼得罗夫：《文学艺术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概论)》	194
(苏)A·穆略尔契克主编：《20 世纪 60—70 年代初 美国文学和社会政治斗争》	198
(美)Y·福斯特等：《文化和社会（美国马克思主义文 艺批评）》(论文集)	203

语 言 学

(苏)A·施维采尔：《现代社会语言学(理论、问题、 方法)》	209
(苏)A·施维采尔：《社会语言学的跨学科地位及研究 对象》	212
(苏)B·兹维金采夫：《论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方法》	213
致读者	215

哲学、社会学

(保) T·巴甫洛夫:

《哲学和科学》

(索非亚, 哲学思想杂志, 1977 年第 1 期)

保加利亚哲学家、社会活动家、保加利亚科学院名誉主席、苏联科学院外国成员托多尔·季米特洛夫·巴甫洛夫 (1890—1977) 不止一次地研究了哲学和局部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各个方面。文章专门提出和阐述这个问题的这样一些方面, 这些方面可以而且应该成为 1978 年在杜塞尔多夫(西德)召开的第十六次世界哲学大会上认真进行科学讨论的对象。关于哲学和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究竟指的是什么意思? 能否把“科学”理解为是同哲学相对立的、自然科学、数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以及其他科学的总和? 既然哲学同时也是特殊的(最一般的)科学, 那么应不应该把哲学和科学的这个提法的含意加以确切化, 即把这个提法理解为哲学科学和所有其他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这样提出问题是合理的, 这同一系列一般性质的科学(数学、控制论等等)存在的事实并不矛盾, 因为只有哲学利用局部科学的结构分析和系统分析的具体成果和结论(数学、控制论等等对哲学来说是局部科学), 来探讨结构存在和结构意识之间的关系, 但不是从心理学(局部科学)方面, 也不是从现象学方面, 而是从逻辑、认识论、辩证方法论方面来进行这种探讨。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如果哲学的根本问题不是存在和

意识之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如果从自然主义本体论意义上，或者从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意义上，或者从主观主义认识论和主观主义辩证法意义上来探讨上述关系，那么哲学就不再是哲学了。在回答哲学和科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时，必须注意到哲学本身也是科学（但不是专门科学），不仅仅是科学的世界观。

巴甫洛夫得出以下结论：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局部的社会科学和方法的总和，无论如何也不能是“典型的”科学；二、同时作为最一般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既是科学的革命世界观的基本科学核心，又是专门科学学科的基本科学核心。

A·阿萨罗夫

（苏联《国外社会科学文摘（哲学和社会学类）》，
1977年第5期。瑞祥译，培新校）

（苏）И·斯捷潘年等：

《哲学和现时代》

（纪念米丁院士七十五周岁专集）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共247页。苏联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外国意识形态派别问题学术委员会）

本书除序言外，共有二十篇文章。

И·斯捷潘年（《苏联成立的历史意义》）批判关于在共产主义建设时期民族的比重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的错误论点，并指出这个错误论点产生的认识论原因：一、“把某些小民族和大民族融

合的个别事实绝对化”(第5页);二、把两个相互联系但并不不同的现象——作为新的人们历史共同体的苏联人民同作为早已存在的社会范畴的民族——混为一谈(第6页)。

Φ·康斯坦丁诺夫分析各种不同的关于国际主义的定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的概念(第101、102—104页)。可以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定义为“工人阶级在其为摆脱社会压迫和民族压迫,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的的一种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第101—102页)。

人的问题在现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立斗争中,显得尤为迫切。康斯坦丁诺夫指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说来,人的问题永远是为劳动的人和为人类的命运而斗争的问题”(第16页),这个问题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则成为一项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的任务。

M·斯特罗戈维奇写道:“个人的权利就是用法律保障个人可以享受和支配物质、文化和精神的社会财富和价值,可以在社会上享有法定范围内的自由和依据法律确定自己的行动和其他人的行动”(第31页)。义务同权利一样说明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

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概念,它反映一定的具体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所特有的社会关系和人们在其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内的活动”(第75页,E·莫德尔任斯卡娅)。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具体的历史内容体现在社会关系和活动的领域内,这些领域是生产经济的、社会政治的、精神的、家庭生活的和人们健康保护的(第79—86页)。

B·斯莫梁斯基指出,最近资产阶级宣传中围绕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莫须有的内部“矛盾”、围绕扩大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个人自由等等问题进行投机。资产阶级宣传把“生活质量”这个概

念提到首位，把“超出收入范围和消费水平界限的内容”加进这个概念里（第 64—65 页）。

A·阿尔诺利多夫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历史类型学的观点，分析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和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对人的精神世界形成的影响。

Л·格维希安尼考察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的科学组织和社会过程的管理问题。他把科学技术革命的本质和社会作用理解为“生产力的根本的质的改造，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和与此相应的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及其内容和形式、劳动的性质、劳动的社会分工的革命变化”（第 52 页）。

B·阿勃尔京和 B·切普拉科夫的文章分析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状，并批判资产阶级理论，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借口在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所有制形式和管理所有制方式的变化，力图掩盖所有制的私人资本主义的性质。

H·皮利片科批判地分析了关于“新型社会”的现代社会经济的未来学理论，这种理论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提出的，其目的是在“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全人类的未来”（第 153 页）。

B·格兰诺夫指出，世界观的多元论就是“承认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前途是不能认识的”（第 174 页）。与现实的社会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上的多元论”，则是各种不同的“民族社会主义”模式的基础。

T·奥伊则尔曼对非理性主义进行了分析。非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时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最确切的形式（第 139 页）。现代的非理性主义与传统的自由主义不同，它不否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大动乱，并在根本的社会问题上同社会的蛊惑宣传结合起来。

打着哲学“中立”旗号的新实证主义的现代变种的表现是：在

“反哲学”的言论中，新实证主义者“不再坚持说自己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第 163 页)。按照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意见，“世界观”的时代已经过去，只剩下一些“原则”了(第 164 页)。目前，实证主义正在与结构主义合并成一种最不定形的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社会工程学”派别，而在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斗争中提到首位的，不是感觉的“中立化”，而是实践的“中立化”(И·纳尔斯基)。

Г·库尔萨诺夫依据列宁的思想和列宁对整个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指出了黑格尔关于真理思想的普遍意义，对黑格尔关于真理的思想可以首先使用“真理论”这个术语(第 183 页)。把黑格尔的“真理论”与现代唯心主义认识论关于真理的基本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是最有成效的。

М·阿列克谢耶夫、З·奥鲁杰夫和 С·麦柳欣的文章专门论述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辩证逻辑的迫切问题。米丁的文章揭示了列宁对哲学思想发展的贡献，证明“没有一个哲学领域不为列宁的天才所丰富”(第 235 页)。

A. 切尔内赫

(《苏联社会科学文摘(哲学科学类)》，1977 年第 5 期。玉清译，培新校)

(苏) M·米丁*：

《现代意识形态斗争问题（对社会学 和社会政治观念的批判）》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6年，共319页）

本书共分六章。

在第一章（《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列宁主义原则及其现代的意义》）中作者突出三个基本原则：一、斗争的坚决性、不可调和性和进攻性（第7页）；二、对被批判的理论进行阶级分析和认识论分析的辩证结合和统一（第8页）；三、对敌视共产主义观点的批判同创造性地探讨无产阶级斗争问题的有机结合（第12页）。

列宁认为阶级观点是指导社会认识的一条红线，由此得出结论：在研究经济和社会事实、历史现象和精神生活过程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应当作为基础。

米丁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认识和社会行动的理论是社会乐观主义的理论，因为这一理论把对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性作用的理解和把党看作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的科学观点作为出发点。

在第二章（《现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基本派别》）中指出：由于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迫使资产阶级思想家从粗俗的、简陋的反共产主义转到“智力的”反共产主义。资产阶级的

* M·米丁系院士，现任苏联科学院外国意识形态派别问题学术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理论家们(Φ·丹尼斯、C·李普谢特、M·维贝尔、B·巴勒托、T·维布伦、Θ·杜尔克姆等)从极不同的理论、方法论和政治立场出发,撰写专著来分析马克思学说。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有影响的代表们不仅和马克思主义辩论,而且利用它,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个别因素“适应”自己的观点。

否认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最主要的方面之一。出现了许多“反工人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变态”论;工人阶级“消失”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工人阶级“长入资本主义消费文明”论;“资本主义所有制分散”论;“社会伙伴”论。

作者指出,熟练程度和教育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的增大所意味的,不是工人阶级的“消失”,而是为工人阶级掌握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更好的条件。在所有西方的发达国家中,雇佣工人的数量在近七十年内几乎增加了两倍。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美国和大不列颠,工人占独立居民的大多数(第113页)。在现代国家中正是工人阶级创造着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工人阶级生产着决定一切经济部门的技术水平的劳动资料,因而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强大的、最有组织的(不同于分散的“智力的上层人物”)、决定性的生产力量和社会政治力量(第118页)。

最近资产阶级思想家放弃了“非意识形态化”的极端思想,日益经常地宣传不定形的“多元论的意识形态”,即按照他们的论断,多种意识形态最符合“多元的世界”。用关于意识形态多元论的议论来掩盖关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未来的世界具有“永恒”存在的“天然”权力的思想。“罗马俱乐部”组织中的资产阶级学者们宣传的理论是“合流论”的最新变种之一。联合在“罗马俱乐部”中的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对人类面临的深刻危机表现出忧虑,这种深刻危机表现在环境的恶化,社会机构的衰败、官僚化,不受控制的城市化,青年的异化,暴力的加强,法律和秩序的破坏,通货膨胀

胀和财政崩溃，贫富裂痕的加深，等等。“罗马俱乐部”的成员竭力证明，这些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同等的意义。

在第三章(《反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问题》)中，作者追溯了近几年来资产阶级思想家著作中批判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原则的倾向。这些思想家竭力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在这里，他们把马克思的著作同恩格斯的著作对立起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列宁的思想对立起来，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和马克思成年时期的著作对立起来。他们试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出似乎互相排斥的各个部分。如果反共分子过去硬说共产主义是“极权的”，不允许偏离，那么他们现在则大书特书关于整个共产主义的“分裂”，关于全部马克思主义观点体系的“腐蚀”。作者在本章中用专门一段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责难黑格尔极其反动的真实含意。例如，K·坡培尔宣称黑格尔是“反对法国革命的反动喉舌”(第147——148页)。G·胡克则断言：“德国法西斯主义是黑格尔主义的一翼”(第148页)。米丁写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锋芒是指向那些看不到历史中的统一和继承性的人，指向那些把人类的丰富多采的历史归结为互相制约的个别文明策源地的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它的锋芒也指向那些把历史只看成是纯粹的悲剧，把历史的矛盾绝对化，不理解或否认历史中的上升的进步过程的人。”(第171页)

第四章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作者在第五章(《现代意识形态斗争中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人的问题》)中指出，科学技术革命创造了劳动和个性异化的新的表现形式，激化了对抗性制度的矛盾。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们的一系列观念中，技术变成“冒牌的历史天使”，而人变成被他所无法控制的神秘的和盲目的力量吓倒了的受苦受难者。由此产

生了各种“技术人道化”的资产阶级观念。作者从中分出三个基本派别：一、存在主义派（阿多尔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二、心理人本学派（弗罗姆、马尔库塞、莱依）；三、新技术统治论派（布热津斯基、托夫勒）。这些理论中没有一个指出真正的出路（技术发展的人道化的道路不是真正的出路）。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进步也有许多否定现象，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只结束了劳动的资本主义异化，但没有消灭这种异化的副产品（工业布局的不平衡，过细的劳动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等等）。这些现象的消失，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最后一章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现阶段意识形态斗争的任务》。

A·契尔良夫斯基

（《苏联社会科学文摘（科学共产主义问题类）》，

1977年第2期。赵元摘译，振新校）

（苏）M·罗森塔尔*：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革命 著作中的辩证法》

（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6年，共520页）

本书是罗森塔尔关于辩证法问题的一系列著作的最后一本。
研究的对象是辩证方法、列宁在1913—1917年期间对辩证方法

* M·罗森塔尔系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1975年2月2日逝世。——译者注

的运用和发展。

辩证法的发展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第一种途径是把辩证法创造性地运用于现实，运用于科学的成果，“经常使辩证法理论同新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第 516 页)，以丰富这种理论。第二种途径是建立“系统论证的辩证法理论”，建立唯物主义的“大逻辑”。这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实际上是“进一步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这个统一任务”(第 517 页)的两个方面。研究列宁在这个时期的著作，就可以揭示唯物辩证法发展的这两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的方面。列宁在这些年从事唯物辩证法问题的研究，不是偶然的，这个道理已经不止一次地在著作中讲过。列宁在分析帝国主义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问题时，广泛地利用了集中表现在《哲学笔记》中的研究成果。第一章《对帝国主义和革命的研究的〈哲学导言〉》所考察的就是列宁遗产的这两个研究的方面的相互联系问题。

罗森塔尔反驳了亚尔杜塞的这一论断：似乎马克思和列宁只是广泛利用辩证法，没有提高“自己的方法理论”。实际上，我们在《哲学笔记》中看到了“辩证法理论的最深刻的原理和原则”(第 26 页)。在这里，辩证法被看成是唯一科学的发展理论，这种发展理论是同政治上与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有内在联系的庸俗进化论的形而上学理论相对立的。突出矛盾作为辩证法的核心，深入研究那排斥思维的任何因循保守的辩证逻辑和概念辩证法问题，提出创立大写字母的唯物主义逻辑的任务，这些都表明了列宁对辩证法问题的态度。“……摆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前的任务是制定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第 27 页)，而列宁认为解决这个任务的途径是“必须建立有科学根据的唯物辩证法体系”(第 28 页)。

第二章到第六章研究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的方法论方面。科学的认识方法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保证对待现实的态度客观性，保证“研究的客观性”。要求研究的客观性，就要从事实出